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二百二十

丘民仰

馮師孔黃綱等都任

林日瑞

蔡懋德趙建極等  
樹景瑗

朱之馮

陳士奇王行儉錫劉之勅龍文光

丘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中舉於鄉以會試副榜

歷原武寧晉二縣教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宿弊十

二事河蓄歲旱蝗並爲文祭禱河他徙蝗亦盡甫八

月調繁保定之新城崇禎二年縣被兵晨夕登陴守

四方勤王軍畢出其地民仰調度有方民不知擾擢

御史號敢言雲南土官普名聲作亂巡撫王伉不能

定民仰劾佞挑釁逮治之李九成孔有德叛吳橋連  
陷六邑山東巡撫余大成登萊巡撫孫元化主撫民  
仰極論其非二人亦被逮流賊亂山西巡撫宋統殷  
專主撫下令殺一賊者償二命賊愈張民仰疏論其  
罪并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用人不效洪學即去位統  
殷非久亦罷歸尋遭妻喪乞假旋里銓曹以其一榜  
出爲河間知府遷天津副使調大同尋監軍汝寧遷  
永平右叅政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故頻移要  
地十三年三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方一藩巡撫遼東  
接行關外八城士馬甲仗軍糧多所規畫十四年春

大清兵圍祖大壽於錦州民仰在軍遠徵兵轉餉至  
七月錦圍益急乃偕總督洪承疇進至松山爲聲援  
八月王僕軍大清未幾馬科等五將亦潰

大清兵遂進圍松山民仰與承疇誓死固守外援不  
至芻糧並竭至明年二月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  
疇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爲營  
葬錄其一子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  
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

馮師孔字景魯原武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陝西釋疑獄一百八十人

天啓二年出爲真定知府舉治行卓異遷并陘兵備副使以憂歸崇禎二年起臨鞏兵備改固原再以憂歸侍郎謝陞署吏部事舉監司才堪督撫者十人師孔與焉服闋起懷來兵備副使移密雲忤鎮守中官鄧希詔據他事劾之逮下吏抗疏辨竟削籍歸至十五年詔舉邊才用兵部侍郎張鏡心薦起故官監通州軍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割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拊凋殘輯士卒給事中熊汝霖等交章頌其功明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方面官亦及師孔踰月擢右僉都御史代蔡官治

巡撫陝西時總督孫傳庭將大舉討賊師孔主調兵  
食十月傳庭出關敗績李自成長驅破潼關不數日  
抵西安城下師孔厲兵拒守會偏將內應賊城遂陷  
師孔投井死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秦府長  
史章尚綱指揮崔爾達並死之綱字李侯光州人天  
啓二年進士授南宮知縣崇禎中歷遷淮海兵備副  
使以憂歸七年流賊陷光州子彞如督家僮巷戰罵  
賊死其妹亦被難綱方省墓獲免服除起臨鞏兵備  
副使調番兵大破賊潼關原尋以右叅政分守兆岷  
擢陝西按察使甫一歲遇難自成勸之降叱曰潼關

之戰汝我戮餘也今日肯降汝耶妻王先赴井死綱  
得間亦赴井死贈太常卿諡忠烈尚綱會稽人開城  
陷投印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再拜自縊贈按察  
副使從義浙江山陰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甫之官值  
比歲兵荒力請於上官委曲賑恤訓練丁壯三百人  
擊賊有功督師孫傳庭駐大軍西安征求百出從義  
令豪族均輸民力稍寬城陷從容下城釋戎服襲冠  
裳望闕叩頭投井死贈按察僉事爾達不知何許人  
亦赴井死有吏丘從周者長不滿三尺乘醉罵自成  
曰若一小民今妄踞王府將僭偽號而所爲暴虐若

此何能久賊怒斫殺之而布政使陸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學會事真寧鞏燭皆降賊得大用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祖文奎知府父維新通判任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累遷四川右叅政天啓五年大計貶江西僉事復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崇禎五年貶山東右叅政再遷山西按察使任性剛嚴多忤物數貶謫終不變月朔諸僚約同朝晉王任曰會典朔望朝王惟都布二司不及按察按察得糾舉非法奈何與守土者同朝執不行巡



按御史張孫振誣劾提學僉事袁繼咸任教慰問繼咸寔其行孫振復中以大計敗扶歸後起歷右布政使兼副使飭榆林兵備榆林天下雄鎮而地瘠民貧軍餉又久缺十六年九月巡撫崔源之罷去代者張鳳翼未至總兵王定從孫傳庭東征大敗還遠近震驚自成遂據西安遣其將李過以精卒數萬來寇定懼說言討河套逃去城中益空任急集軍民慷慨流涕諭以大義以發將尤世威知兵廷爲主帥與諸廢將數十人誓死固守督餉員外郎王家錄亦與焉賊遣使招降任斬之以徇自十一月望被圍堅守殺賊

甚衆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猶巷戰力不支被執賊曰  
若好男子降我無憂富貴也任大罵不屈遂見殺世  
威等皆同死詳見世威傳中家錄黃岡人舉於鄉歷  
官刑部主事奏恤刑熱審諸疏調戶部進員外郎出  
督延綏軍儲時已擢閩南兵備僉事未行與任協守  
圍急男子皆乘城家錄命婦人運水灌城結爲水賊  
攻稍沮及城陷家錄自到死

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廬州  
池州二府推官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崇禎四  
年出爲浙江右叅議改江西右叅政憂歸服闋起故

官分守湖東屬縣鉛山界閩人聚口中謀不執圍  
鉛山日瑞擊敗之搗其巢累遷陝西左右布政使十  
五年六月遷右僉都御史代呂大器巡撫甘肅其年  
冬京師被兵疏請率師入衛帝念甘鎮要地令以副  
將代行青海賊挾賞擊走之明年十月李自成據關  
中分兵四出攻掠初犯寧夏官軍三却之殺其精卒  
數千賊走西安多散入河南及攻榆林榆林陷遂攻  
寧夏總兵官官撫民出降寧夏陷其別將賀錦犯蘭  
州州人開城迎賊賊遂渡黃河涼州莊浪二衛亦降  
即進逼甘州日瑞聞賊急嚴兵且結西羌以待廷議

以爲不勝任遣楊汝經代之未至日瑞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賊河干十二月賊踏冰過直抵城下日瑞入城戰且守賊使諸生說降戮之以徇大雪士皆墮指守者引賊上城遂陷執日瑞詣錦誘以美官日瑞大罵被磔於市天吉及總兵官馬燝撫標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官羅俊傑趙宦並死之福王時贈日瑞兵部尚書臺太僕少卿皆賜祭葬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即志聖學獨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

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遼  
兵不樂行謀爲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啓五年  
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爲吏部懋德不與  
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  
尚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  
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尚書率諸司謁賀獨懋  
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托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  
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頒守仁技本塞源論於諸生  
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還  
浙江右叅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衆千餘出

沒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可許擒也悉召瀕河  
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當事以懋德  
爲知兵尋遭內艱去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  
郎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兩甫三月以遠東巡撫方  
一蒸薦調官爭遠祖大壽久鎮遠部下頗不戢懋德  
諷之大壽爲申約束中官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  
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叙賫會災異  
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既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  
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  
遠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

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遷  
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荒覈責吏日急催科  
而賊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  
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錫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饌銀幣明  
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為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  
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嚴即統兵入  
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  
境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  
陝西盡陷自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隣恃

黃河為限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  
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  
山西為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  
遇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  
亦不至懋德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  
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尙  
嵐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趣懋德還懋德  
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即  
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嶙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  
越二日李自成至嶙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



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不待水泮遽還太原致名  
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懋德先遣兵禦  
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  
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  
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  
德哭衆皆哭聲振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  
懋德不可曰吾已辨一死矣景昌即至吾亦與俱死  
是月晦賊遊騎抵近郊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  
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  
城上二月五日賊悉衆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

永魁出戰俱敗沒明日自成具鹵簿督衆力攻城上  
發砲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飄瓦終夜  
不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  
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  
降賊而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通懋德召中軍  
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守大南門未發雄縋城出  
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火藥我下即焚樓  
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拜出遺表  
付友人拔刀自剄為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  
扶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

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  
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  
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  
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  
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  
時盛再拜訖即取弓絃自勒死建極微坐公堂賊擁  
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任  
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塔連呼萬歲曰臣失守封  
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  
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

罵自成立殺之文炳被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  
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被掠去士民  
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  
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墮復躍起丈餘  
賊皆辟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視之問何  
脫曰欲得此砗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  
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泰不食死福玉時議懋德  
不守河為失策乃謚忠稟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廕餘  
賜卹有差建極河南永寧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賊  
掠永寧時建極五子皆死後生三子又皆夭至是趙

氏一門竟絕文炳字夢石鄭州人由進士歷知壽陽  
掄次擢吏科給事中憂歸與有司禦賊以全城起故  
官會揚嗣昌督師議調民兵討賊文炳言民兵不若  
官軍乘快馬善避賊可守不可調帝從之當大計文  
炳言主計者喜奔競抑蔗靜且令吏部科道撫按得  
互糾不公者帝亦納之出為山西兵備副使竟死剛  
中字坦生陵縣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南  
京給事中奏保獲留都六事已劾罷寧夏巡撫樊一  
衡劾削河南解任巡撫常道立籍漕事大壞疏陳救  
獎之要山東存饑上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賦在

安得不為盜急宜清戶口並里甲帝多納其言遷山  
西副使甫抵任即殉城死拱辰字星伯掖縣人舉進  
士知朝邑鹽城二縣數遷數貶歷淮徐兵備僉事督  
漕侍郎史可法謂拱辰才不任乃移莫寧康周字晉  
侯安丘人起家鄉舉志泰虞城人時盛遼陽人起家  
小校至都督僉事慷慨仗義懋德深倚之迺與同死  
當是時賊大破山西郡邑安邑知縣房之屏宛平人  
起家鄉舉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拜母命妻子各自  
盡遂投井未死賊曳出斬之忻州知州楊家龍字揚  
若曲陽人由歲貢生為寧鄉知縣民遭兵止徙過半

撫之七年皆復業以薦遷官受事甫數旬賊即至召  
語士民曰此城必不守吾出若輩可全也挺身出城  
罵賊而死士民祠之汾州知州侯君招城破不屈  
死汾陽知縣劉必達當城破袖出罵賊文被殺邑中  
義勇范奇芳竟刺殺偽都尉自到死代州叅將閻夢  
夔鹿邑人城破抗節死寧武兵備副使王孚懋字有  
懷霸州人第進士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既陷太原遣  
使說降孚懋斬之與總兵官周遇吉固守城陷自刎  
死妻楊投井殉之寧武既失三關皆陷賊遂長驅犯  
大同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  
崇禎四年徵授御史工部郎中靖科元以微罪獲重  
譴抗疏救之忤旨切責尋劾首輔周延儒不納再劾  
其納賄行私數事語益峻切復嚴旨誥責已劾吏部  
侍郎曾楚鄉儉邪亦不納出按真定諸府父喪不俟  
命徑歸服闋起故官楊嗣昌建議加賦詔謂暫累吾  
民一年景瑗言輸將易盡蕩平無期恐累民不已帝  
感其語爲申飭諸將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璈以論溫  
體仁下吏景瑗力爲申救及召對復言兩臣忠愛乞  
宥之作敢言氣帝不憚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大理



丞進少卿十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歲  
饑且疫䟽乞賑濟給牛種民獲甦乃戢豪宗蒐軍實  
練火器聲績甚著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  
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姜瓖扼之河上瓖潛遣  
部將李時華納款而還景璠不知也及山西陷邊瓖  
歃血誓死守瓖布訛言衛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  
疑之不與相見永慶王至射殺其僕會景璠有足疾  
不時出兵事皆瓖主之瓖死瑄以昌平總兵失律繫  
獄後赦出就瓖力勸降賊瓖虞卒不從人攜銀數兩  
不足則予布帛佯言勵將士固守王及士民咸信之

諸郡王分守城門環每門遣卒二百助守至三月朔  
賊抵城下環即射殺永慶王開西門迎賊使人詐要  
景瑗議事景瑗乘馬出知有變自墜馬下俄為賊所  
執見自成欲官之景瑗不屈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  
賊義之曰忠臣也勿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石血淋  
漓賊引出顧見環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即叛神其赦  
汝耶賊使景瑗母勸降曰母今年八十餘當自為計  
兒國大臣不可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吾不罵賊者  
以全母也初六日自縊於僧寺賊嘆為忠臣移其妻  
子空舍戒毋犯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謚忠毅與朱之

馮並列正祀文臣中繼謨府谷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天啓中歷官薊州兵備叅議魏忠賢黨倪文煥劾之削籍崇禎時起易州兵備調遵化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密雲為給事中方士亮御史寧承勳劾罷薊鎮總兵官唐通言臣從軍二十年未見正直清廉憂國奉公若繼謨者帝怒切責通而士亮亦言恐代者未能勝繼謨帝遂留之旋以久勞加兵部右侍郎十六年九月移撫順天十二月代孫晉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唐鈺明年正月山西告警命繼謨發兵援未至而太原已陷及賊逼陽和繼謨知

不能守適入山中尋為賊所得拷掠死分巡副使朱  
家任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  
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家任河  
州人

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權稅河西務課贏留公帑無所私尋以外艱去崇禎  
二年起故官進員外郎坐呈誤謫浙江布政司理問  
稍遷行人司副歷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叅  
議盜劫沂水民株連甚衆之馮捕得真盜大獄盡解  
禽治樂安土豪李中行權貴為請不聽進副使賈表

入都寄家屬濟南已而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已從容投井死姑李聞之亦絕粒死之馮扶柩還廬墓側晨昏伏泣者三年服闋起河東副使所部隣秦豫寇警日至大猾朱全字潛通秦賊之馮令廢將謝鳴進執殺全字部內以寧十六年正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之馮自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畿內被兵統軍入衛帝遣中使慰勞賚銀幣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尅餉激變群縛之馮亟出撫諭貸商民資給散而密捕誅首惡七人劾碩抱下吏軍情帖然總兵唐鈺貪恣論罷之明年三月李自

成陷大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接設高皇帝位較血誓  
死守盡出所有犒士人心已散莫爲盡力監視中官  
杜勛總兵王承引先遣人納款叩頭請之馮以城下  
賊之馮大罵十一日賊將至勛蟒袍鳴騶郊迎二十  
里外將士皆散走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砲語左右為  
我發之嘿無應者自起焚火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  
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薄城承引遽開門降城  
中人先聞訛言謂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咸結綵焚香  
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  
勸帝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死賊棄屍濠中濠傍群

犬日食人屍獨之馮無損者福王時贈兵部尚書  
忠毅城中同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  
投繯死副將甯寵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  
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  
義者十餘人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好學有文名舉天啓五年  
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四年考選當得臺諫其座主  
姚希孟方為當事所忌吏部尚書王永光遂抑授禮  
部主事文震孟疏論之永光說詞以免擢廣西提學  
僉事父憂歸服闋起重慶兵備尋改貴州復督學政

毋憂闕起賴州兵備叅議奸民爭地構訟者十年士  
竒立剖平之進副使督四川學政兵事益棘廷臣交  
章薦士竒知兵十五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廖大  
竒巡撫四川松潘兵以索餉叛聚衆數萬士竒諭以  
禍福咸就撫挫黃賊十三家縱橫川東北十餘年殺  
掠軍民無筭文少壯者面為軍至數十萬士竒擢副  
使陳其赤葛徵竒叅將趙榮貴等進討雖屢捷而賊  
不衰官軍亦不制士竒本文人初督學政好與諸生  
談兵故朝議推之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為事軍政廢  
弛石砭女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



三隘扼流寇奔突置不問明年十二月朝議知其不足任命龍文光代之召士奇他用方候代瑞王避關賊自漢中來奔總兵官趙光遠擁兵二萬爲衛士民避難者又數萬突至保寧蜀人震駭士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不惜二萬金犒軍如頭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乃退兵陽平士奇與王約以三千騎入重慶明年四月文光受代士奇將行張獻忠已陷夔州全蜀震動士奇遂留駐重慶賊屯忠州葫蘆壩四十餘日乃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叅將曾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

六月遇賊並敗奔賊遂奪佛圖閣陷涪州或言公已  
謝事宜去士奇不可徵援兵不至誓死固守十七日  
賊抵城下多擊傷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  
遂陷士奇及副使陳縑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  
執王亦與焉賊縛于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獻忠  
仰而詔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叢擊之俄  
而晴霽將行戮士奇大罵而死王亦遇害賊大集軍  
民三萬七千餘斫其臂遂犯成都縑本閩南兵備副  
使護瑞王入蜀遂遇害行儉字貞行宜興人崇禎十  
年進士由刑部員外郎出為重慶知府蜀地多寇重

慶常宿重兵行儉撫馭有方民獲安業城陷為賊鬻  
死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巴縣知縣土寇彭  
長庚起長壽隣水間殺典史為亂錫殲其魁挫黃賊  
來犯力戰却之斬其魁馬超至是賊圍城急蒙巨板  
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大罵挾其齒罵不已  
捶膝使跪終不屈明日昇至教場罵益厲賊縛樹上  
射之又鬻而烙之既死復燬其骨指揮顧景闡城陷  
急入瑞王府以己所乘馬掖王乘之疾走遇賊被執  
見獻忠景曰寧殺吾無犯帝子賊怒王遇害景大罵  
而死

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崇禎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帝頗崇信二氏之勃言仙佛之道大要清淨慈悲陛下取其清靜者以治心慈悲者以救世是則大聖人作用非真向縉流羽客祈福祐也近者傳聞為營殿閣修齋醮方今天下兵荒流移滿道上木齋醮之費實足救億萬人身命乞斥以養饑民佐軍需既出時論寔之俄上節財六議言先朝馬萬計草場止五六處今馬漸少場反增二倍可節省者一水衡工役費裁幾百萬近奉明旨朝廷不事興作而節慎庫額數釐為常可節者者二諸鎮兵馬時數潰而餉額不

戒虛伍必多可節省者三光祿晏享賜賚大抵從簡而監局厨役多冗濫可節省者四三吳織造澤潞機杼以及香臘藥材陶器無歲不貢積之內為廢物輸之下皆金錢可節省者五軍前監紀監軍贊畫之官不可數計平時則以一人而糜千百人之餉臨敵又以千百人而衛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節省者六詔所司議行尋劾勒寇總督丁啟睿保定總督張慶臻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皆庸劣無能帝以臨敵不宜更易不納其言御史徐殿臣兩疏論大學士魏炤乘炤乘力辨之勃謂大臣不當爭辨帝

責以妄議然炤乘卒謝去又疏陳東廠三弊言自東  
廠司緝訪而內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皆不能  
舉其戢此不便於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  
紙株連萬金立罄此不便於民生子弟許父死奴僕  
許家主部民許官長東廠皆樂聞此不便於國體帝  
即命飭行未幾出按四川列城多遭亂之勅盡心撫  
綏十六年秋類報災異力請緩賦省刑言失城之獄  
大辟至二十九人不能無冤乞勅部達議容臣平反  
亦弭災一術時不能用明年正月張獻忠大破川中  
郡邑四月聞都城失守人心益恟懼舉人楊鏘劉道

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逼成都之勃與巡撫龍文光等分陴拒守總兵官劉鎮藩出戰而敗賊遂穴城寔以火藥又剽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接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衆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投井死鎮藩出城赴水死之勃等俱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改邪從正輔立蜀世子賊不從遂大罵而死時福王立於南京擢之勃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已不及聞矣文光

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歷吏部主事以憂歸起貴州提學僉事就遷兵備副使以才調川北叅政擢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甫聞命賊已逼成都自順慶馳赴之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卒不屈被戮於濯錦橋

論曰秦蜀晋代西北重地也賊騎所及且望風瓦解天下事尚可問乎諸臣力不能支即捍禦無術而城亡與亡廢幾常山睢陽之義其亦可以無媿云



明史卷三百七十

列傳二百二十一

許譽卿

李世祺

吳執御

詹爾遜

傅朝佑

成勇

姜琛

弟垓

熊開元

許譽卿字公寶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啟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寔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將重譴輔臣力救停俸半年尋力諫立枷非法不聽楊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畧言忠賢大逆不道跋扈無禮皇

上試取連疏一審閱之視漢之朋結趙嬖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何異忠賢殆合侯覽王甫王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為一人其僭擬陵寢乘輿則又漢唐宋所未見臣敢繼連之後昧死上言乞毅然乾斷割恩正法疏入忠賢怒甚已復陳時弊言內閣為政本重地今票擬大權拱手授內廷每有傳諭動成闕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燄薰天在廷諸臣謹責接踵萬燦且杖死矣厥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枷士民槁項而斃者不知凡幾乃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

杖至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宦官不許典兵祖制也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于蕭牆之內逞金革于禁闥之中不為早除必貽後患疏奏忠賢益怒會逐趙南星高攀龍舉鄉偕同列論救遂錫秩歸崇禎元年起兵科給事中時屢詔起廢而當事者悉忠賢遺黨多方阻抑舉鄉力爭已極論魏廣微罪乞榜示朝堂褫其逆魄從之楊鎬王化貞未伏辜東江大將毛文龍擁兵登萊索餉舉鄉並劾奏南京給事中陳堯言劾尚書王永光附逆璫不當正銓席帝切責堯言敕言官入告不得據風聞舉鄉抗疏力爭已

復陳五事規切廷臣甚至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嘗附忠賢恐京察被黜力許舉卿及同官沈惟炳為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舉卿上疏自白即自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逼鳳陽舉卿慮其犯皇陵乞急調五千人防禦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舉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內閣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之罪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又恐別推一人則樞戴無色百計阻撓尚書鳳翼囁嚅不敢言有詰之者鳳翼曰政府

不欲設也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不得已議設侍郎  
汪慶百又避不肯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致鞭長不  
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  
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  
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  
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  
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為  
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祈急正諸悞國  
罪少慰祖宗在天之靈帝以苛求責之舉卿復上疏  
極論帝仍不問當是時言官吳履中等文章劾體仁

應熊帝慰留二人舉卿上言今輔臣朝入暮出日取刑名錢穀瑣事批荅而理亂安危絕無一言且交相贊美恬不為怪甲被論乙擬溫旨留之乙被論甲擬溫旨留之不曰忠悃則曰蓋畫不曰絕私奉公則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蓋安在而奉公濟艱者又何事也皇上方下罪己之詔輔臣反得侈口稱頌乎帝仍不問舉卿又上言曰皇上臨馭有年法無假貸自庶僚以至大僚譴責時聞乃獨于悞國輔臣不一致問臣三疏入告無一語請罷斥蓋以黜陟功罪聽宸衷獨斷而進退廉恥聽輔臣自裁兩月以來輔

臣安意入直退食委蛇今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  
已下詔獄矣輔臣未嘗席藁待罪謂可超然事外乎  
昔年劉鴻訓錢龍錫有罪相繼遣戍豈今日頓廢國  
法帝終不聽舉卿在天祐時謝陞方為文選郎及時  
陞長吏部而舉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希  
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  
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  
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為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  
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舉卿以世濟  
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會給事中姚思孝將劾世

濟兩人因置陞不劾而御史張纘曾又獨劾陞陞疑  
出舉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  
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舉卿曾言之于陞陞遂疏  
攻舉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為把持朝政地并  
及囑紹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舉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  
戍十五年御史劉遠薦劉斯採姚思孝李汝琛李清  
楊潤宋學顯詹爾選喬可聘李右謙成勇等首舉卿  
給事中楊枝起薦成勇詹爾選姚思孝瞿式耜吳宗  
周喬可聘袁愷鄭之玄宋學顯熊開元何楷吳麟徵  
等亦首舉卿將起應天府丞帝復令覈議竟不果用



福王立起光祿卿力辭不赴國變後薙髮為僧久之卒

李世祺字壽生青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科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帝禱雨未應疏列恤畿甸議催科預儲備三說進帝並納之帝遣中官監視諸鎮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宋鳴梧吳南灝常自裕御史姜思睿張應辰刑部主事杜麟徵交章諫帝皆不納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

民各分事權所以防端擅今內臣入奉天顏出司兵  
食內廷意旨既得陰伺之外廷事權又得顯操之夫  
魏忠賢盜弄神器兵馬錢穀之地盡置私人將圖不  
軌非聖天子踐極害胡可言奈何躬自翦之又復蹈  
之也且今日之舉良史將書之後嗣將效之踵為故  
事必貽社稷憂不納時進言者多獲譴帝又日親細  
務任察為明五年夏世祺上言江海為百谷王以其  
善下今諸臣言苟未當輒蒙詰責詰責不已貶黜隨  
之言者前瞻後顧恐干嚴譴依阿得策樸直摧心折  
檻牽裾寧可復見且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

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  
聖明摘發無乃主獨勞臣獨逸乎聖人為治使公孤  
百職環列任事人君但責其人不侵其事課其效不  
紊其權恢彌天之網以覆之需歲月之久以安之天  
子清明無欲獨觀萬化之源則寧謚之理自致奚必  
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八月淫雨損山陵昌  
平地動世祺上言今宇內多故即使雨暘時若天地  
清寧猶未知禍患所底况警戒叠至乎臣未知陰陽  
請言人事今輔理者調燮無聞而精神專為結知固  
寵之用統軍者衝才鮮實而中外無一緩急可用之

人中樞決策大類掩耳盜鈴主計持籌未免醫瘡剜肉此所謂折鼎而覆餗者也州縣迫于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于簿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按跡囹圄考槃蒞軸之士抗聲鴻舉此所謂跼蹐而泮渙者也一人可議因而疑及衆人則嫫姆西施同在暗室一事可訾因而疑及衆事將伯夷盜跖俱成竊銖此負途載鬼之見也黃衣之使頡頏鄉貳之堂貂緘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釁開此陰陽冰炭之漸也至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朞月初雖間有摘發究竟同歸摸稜效與不效亦可概見夫地水屬

陰宜靜而動宜順而逆皆陰干陽之象也天心示警  
深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  
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  
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  
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廷儒中有羲皇上人  
語謂聞之世祺帝責世祺回奏則言聞之贊化帝詰  
責者三四世祺執如初乃己七年正月疏劾大學士  
溫體仁吳宗達言體仁與舊輔延儒俱為時論所擯  
皇上排衆議用之推腹心任之可謂得君專行政久  
矣自二人輔導以來封疆殘破盜賊充斥民生困瘁

凡從來未有之災害無所不有從來未有之弊政無所不行皇上厭薄延儒人心稍快乃獨留體仁使貽玷黃扉夫延儒憤轅敗犂之新犢也體仁竊銜詭轡之老馬也彼之浮薄易見此之陰賊難知皇上意其出口傾人似若不顧情面不知其為人也遠士類昵小人陳贊化所劾李元功吳之瑞輩皆體仁私人轉薦之延儒者也陰置儉邪潛通線索窺其戶若無往來問其心實多谿壑誠絕世之奸而大貪之尤矣且屢次瀕死終不萌首丘之念胎書囑子誓不生還此豈有馬革裹尸之誼無非謂恩怨未醉忍死以為所

欲為耳若宗達者淹淹四載寂寂無聞仰鼻息于他人貪好官也自我真所謂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者也因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貶福建按察使檢校且追罪文選郎吳鳴虞考選非人亦貶三秩御史龔廷獻論救不聽久之起行司副累遷太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後杜門不出久之卒

吳執御字朗公黃岩人天啟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獨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正月以帝視朝稍簡上疏切諫帝摘其中憑

臆隨聲語切責之俄請急除掣籤法務使人地相配  
議格不行踰月疏言理財先保民請蠲畿輔加派示  
四方停免之期俾曉然知息肩有日庶不至召亂至  
捐助搜括亦宜速罷毋徒為貪墨藏奸之藪帝復以  
沽名市德責之已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嵩務比匪聽  
王洽薦用王元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推舉尹同臯  
而祖制紊至同臯兼金之餽不難自標為例陛下懲  
貪法嚴而誨貪自永光始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  
耶帝褒永光清慎不納其言俄因風霾陳謹遼防擇  
守令二事報聞已上重學校敦風俗諸疏帝皆採納



帝以久旱求言執御應詔語極剴切已請召黃克績  
劉宗周鄭鄞忤旨譙讓無何言今日用兵必需餉然  
往者敵兵闖入時袁崇煥王元雅擁數百萬金錢數  
十萬士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  
以一邑抗強敵籌邊不在增兵餉在擇人畿輔東北  
及秦晉沿邊州縣宜悉授精敏甲科賜置書畀本地  
租賦俾撫練軍民自禦寇盜邊閩文武大吏繕修戰  
守之外宜兼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翱葉盛輩所為則  
客兵可撤而省餉至數百萬矣帝以歲賦留本地則  
國用何資不聽已劾首輔周延儒攬權指其私狀元

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蔣福昌周素儒等交關為奸利罪忤旨切責已疏救魏呈濶李曰輔不納已陳陰陽内外之說言今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未必皆君子帝以其疏中所指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胤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

李邦華劉宗周下獄而執御等復繼之朝端震駭言  
官共申救帝皆切責卒坐三人贖徒三年執御初行  
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後竟劾延儒其學以  
立誠為本立朝更著風節久之卒彥方字延祖歙縣  
人天啟五年進士授莆田知縣崇禎四年擢御史大  
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已駁故尚書呂純如辨寃之謬  
登州用兵請撤監視登島中官至是譴歸久之卒績  
燦字偉奏安福人天啟五年進士授興化知縣崇禎  
四年擢御史大凌被圍都下震駭而新令禁邊報抄  
傳績燦言邊閩既有其形中朝何必諱其事致謠言

四起民心淆亂惟發抄邸報庶忠蓋者得各抒所見  
不聽尋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已復進賜  
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  
遂獲罪屢薦不起卒福王時復官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  
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  
擇莫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自無不賢因請復用  
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啟新且  
責吏部尚書謝陞尸素忤旨切責大學士錢士升以  
爭李璉請括富戶疏帝責其沽名引罪乞休去爾選

上疏曰近見輔臣職分看詳一疏致奉嚴綸及得李  
璉疏觀之而後知輔臣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  
疾呼之勢俄而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旨夫大  
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肯  
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皇上謂  
輔臣心齊臣不當疑聖明之主夫璉以非禮非法事  
導皇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  
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為疑君要  
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  
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

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風亦必非國家利况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勿錄人見賣牛買馬紬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蹟于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費之金錢駁開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

愧恨或對衆歆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彌遠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慙慙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

甚明汝安得為此言對曰皇上下大開言路輔臣乃以  
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為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  
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  
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  
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  
即上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叅疏未蒙皇上下大處分與未賜  
何異帝曰書算騎射非國初取士法乎如督撫討賊  
自須乘馬豈得御輿有司練鄉勇亦須習射何云強  
寇混蹟于道途對曰承平時有操弓挾矢者人得執



而問之今若人人持弓矢則良否何從辨帝曰父兄  
教子弟騎射何不可乃云莫必其子弟對曰往時為  
子弟者教以規矩準繩猶恐勿率倘責以馳馬試劍  
若何施約束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  
若爾是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寢其事帝曰汝  
言一切苟且之政朕如此國治何云苟且對曰皇上  
所行乃救時權宜若揆以中正之道未免為苟且帝  
曰汝以何者為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  
若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  
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曰即捐

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厲廷臣在旁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畧斥為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亦可留為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于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請鑄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群小用事憚爾選

鯁直令補外僚遂不出國變後又十二年而終

傅朝佑字右軍臨川人幼有孝行嘗割股愈父疾萬曆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啟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方需次值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陰擅威福明毒忠良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袁弘勳張道藩為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于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搆之朝右曰吾意固然也陛下因早求言而彼恐其揚

已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慎密兵機而彼用以符  
人口故挫直臣以怵衆先年論其罪惡者今皆安在  
而親知鄉曲布列要津是豈大臣之道耶忤旨切責  
及中官王坤詆延儒朝佑言坤未嘗操彈劾權不宜  
侵聞臣而延儒當遣內臣之始舉朝力諫不肯以去  
就爭皆有罪不納給事中張正宸莊鰲獻言事獲譴  
抗疏救之累遷工科左給事中疏陳當務十二事一  
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內批用輔臣五勿使中  
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內操  
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教有司修城積粟十

二講聖諭六條旋出封益藩事竣還里九月即家進  
刑科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為給事中陳啟新所劾貶  
秩調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畧言人君治天下  
之道曰明曰斷人臣相天下之道曰虛曰公數年以  
來彈劾首輔體仁者章滿公車而皇上曾不決去之  
體仁則非惟不去也凡有言者必多方斥逐如吳執  
御魏呈潤劉宗周吳家周黃紹杰王績燦李曰輔詹  
爾遜胡江周鑣等不可殫述臣請先數其六罪而後  
及皇上之當明與斷可乎一曰得罪于天子陛下當  
邊警時特簡入闈望其匡輔社稷乃不正心誠意以

聖賢之道事吾君而專務督責刻尚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托以張威福至陛下慎重用人屢推屢駁彼且揚言曰非我薦不用亦負恩極矣一曰得罪于祖宗鳳陽昌平皆毓靈之地體仁秉國數年曾無綢繆之計致兩地失守生靈被殃何以塞天下口乎一曰得罪于天地燮理之事必責三公體仁入相以來日月交食星辰失行太白經天風霾數見且四方皆旱五穀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而體仁乃日尋私情圖報睚眦安望其少知愧悔以道天誅也一曰得罪于封疆封

疆之事在明功罪今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且告  
陷矣體仁猶冒賞冒廢以致中外解體庶民有口何  
可掩也一曰得罪于聖賢國家以科目取士垂三百  
年體仁因其子為復社諸生所斥募人糾彈牽連未  
已又議裁減入學額有漸罷科目之勢是焚書坑儒  
將見于今矣一曰得罪于身心天地生人各有良心  
聖賢垂訓無踰天理體仁陷文武臣僚數百人滿獄  
豈良心盡昧甘欺君罔上抑亦徇私害正習以成性  
也伏願皇上下大施乾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真不足  
畏毋以人言真不足恤毋以體仁之督責逢迎為必

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嚴密為必可恃毋以李汝燦  
之忠言為逆耳毋以許自表之直糾為沽名毋以劉  
宗周易應昌等忠清執法之臣為可廢卹天下死難  
之忠節以鼓士氣復天下削奪之冠帶以收士心體  
天下大小之臣僚以課實功聘天下道德之高賢以  
咨治道大赦天下速更苛政省刑薄斂布德行仁庶  
倒懸可解太平可致也帝怒除其名下吏按治踰月  
體仁亦罷中官杜勳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  
中主之可復故職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棘獲  
罪者滿囹圄朝佑乃從獄中上疏為請寬恤語過激



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撓亂國是恣意訛侮命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福王時復故官鰲猷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其冬上太平十二策中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福王時起故官久之卒汝燦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為刑科給事中數有所論建十年閏四月父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請召劉宗周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等而未言八九年來干災召和之事始于端揆積于四海無怪天地災變叠出而未已觸帝怒令回奏者再下獄按治削籍歸

京師陷袁經北面哀號作祈死文卒福王時復官  
成勇字仁有樂安人天啟二年會試荅策極言宦官  
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  
可授饒州推官謁鄒元標于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  
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中使將愬  
之會忠賢敗獲免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  
冬月不具一裘有以貂裘獻者却不納流賊攻歸德  
棄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行取入都時變考選例優  
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惟嘉為任濬  
地抑勇及他寡授者二十三人為部曹勇得南京吏

部主事與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即辭朝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論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講官群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濟亦得御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奈必泓言授南京御史劾里居侍郎蔡奕琛納罪人吳中彥賄為貽書刑部侍郎章光岳謀脫其罪奕琛遂被逮楊嗣昌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言之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曰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于人類者也况儼然秉國之鈞天子是毗者乎嗣昌謂古

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也嗣昌所引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信如其言是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為禽獸不止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鵠嗣昌豈以一身去留係社稷安危耶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遑警頻告流寇披猖無間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先聖之訓詞萬世之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嗣昌去則所全

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則既為今日之賊子必  
為他日之亂臣且既不知有父矣又執猶子之誼事  
程國祥以其為父同年讓行讓坐何薄于親而厚于  
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擬杖徒不  
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詰主使姓名勇獄  
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  
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  
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瑋言命吏部覆議  
久之執政合詞請擢用命刑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  
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

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後披緇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  
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  
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  
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  
病也嘉靖時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而舉貢不得至顯  
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  
史教官得為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  
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  
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為此行取考

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絀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  
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而捐災傷田賦以蘇民困  
嵩拜大將俾得節制有司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  
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累遷兵科左給事  
中侍郎劉宗周御史詹爾選給事中房之麒主事朱  
國壽先後論之歛人楊光先訐其出身賤役及徇私  
薦故主布政使樊良樞與他納賄狀帝悉不究然敢  
新所條奏率無闕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  
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并奪其職  
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

劫未上而啟新遭母憂塚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御史李瑞和繼之乃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賦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為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每子夜偕周后往誦佛經移時始返塚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溫體仁興復社之獄七年未結塚言諸生率闡明經史無可罪而張溥一代著述才齋志以沒宜賁易名之典時周延儒已復召當國事乃大解初體仁及薛國觀力排異己及建言者延儒至盡反其所為廣引清流言路亦蠶起論事忌者乃



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  
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堦疑帝已入其說乃  
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  
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  
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之蜚語騰播清禁此必  
大奸巨慙惡言官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  
籍言官之口逞邪詭之謀人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  
為陛下言天下事者如使耳目旁及邪言亂政若涿  
州知州劉三聘忽薦罪輔馮銓人情閃爍是非淆亂  
臣區區之愚不獨為言官職掌更為朝廷清治亂之

源也先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叅政錢天錫因賄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囑延儒及廷推遂得俞旨適帝有為人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為天錫發也採探之未真謂帝實指此事遂倉卒拜疏而帝于是時方憂勞天下至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讀者皆感動採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採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採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時

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甚密旨  
下衛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  
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  
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  
劾養性歸功于己歸過于君若陛下無此旨養性不  
宜誣謗即有之亦不宜洩請誅養性因請并誅開元  
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  
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  
移刑官定罪尚書徐石麒等擬塚戍開元贖徒帝責  
以徇情翫法令對狀乃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

逮塚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  
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塚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怒以  
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  
塚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  
官方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疾革時語  
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  
二子如其言始錢天錫既得巡撫南京御史孫鳳毛  
疏發其事杖起國遘乘鳳毛在京醜殺之其子訴寃  
兩人及天錫並削職下獄繼謨得留任塚弟垓字如  
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刑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

阮大鍼與魏大中並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塚下  
獄盡力營護塚杖畢已死塚口溺灌之乃復蘇後聞  
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塚疏請代兄繫  
獄釋塚歸葬帝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大鍼  
得志欲殺塚乃變姓名之寧波國亡獲解久之卒士  
亮歛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興福州推官擢兵科  
給事中甫拜命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  
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今上太用聰  
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籤奉  
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徽仁

頑國遵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己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呂大器甘肅總兵馬燠事多施行陳新甲主款士亮首劾之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謙林蘭友成勇傅元初而亟恤己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尋論中官出鎮之弊語極痛切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啟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  
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  
應期等監視閩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  
繫不決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  
罪立劾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赴朝審輒  
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歎化貞不  
休以此熒惑上聽令應時復敢為此請宜立肆化貞  
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  
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誚之命  
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

並貶二秩出之外開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  
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五年遷行人司副左降官率  
驟遷開元以淹久頗歛望會光祿缺丞開元詣首輔  
周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適有他事輒命駕出開元  
大愠會帝以畿輔被兵廣求讜言詔官民欲陳事者  
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  
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  
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  
御德政殿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



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講求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未是圖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求天下治無益也朱子言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陛下方寸無間若此一二人得人醫治病得良醫拱手聽而病愈夫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任用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救矣帝與詰問久

也疑開元有所為曰爾意中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  
有延儒等跪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于卿等何與  
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  
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  
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累囚蠲  
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  
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意開元奏辨延儒等亦前為  
解開元復請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不半日輔臣  
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徇情而賄  
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陛下捐軀報國者延

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關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遠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為賢數月後便以為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之袖中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採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于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為賢繼以為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贖從之當是時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贖謀沮之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

吳江時所拔士也語開元令商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鸞兩人責開元曰若所言固當但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必盡逐矣開元意動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為驟既退昌時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又大清兵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曰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于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

隱養性具以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南京御史孫鳳  
毛勣楊杖起廖國遴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  
令丘瑜秉政陳演為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  
開元已下吏不問十六年六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  
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未  
幾京師陷福王時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  
自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  
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為僧隱蘇州之  
靈岩久之卒

論曰士君子言之不用身將墮矣卷而懷之以謝當

世人豈有非之者乎况桁楊之下繼以滄桑即欲不  
毀形變姓托之鴟夷亦不可得矣易曰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又曰介于石肥遯無不利豈得已哉事未易  
一二為流俗人言也